

卷一

陶靖節集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 九首

其一

榮榮窻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  
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  
在接杯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  
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  
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  
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旣沒傳無窮不學狂馳  
子直在百年中

陳壽魏志田疇字子春漢北平無終人  
時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  
使奔問行在聞疇奇士乃署爲從事道  
路阻絕遂尋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  
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

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爲公孫瓚所滅疇  
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遂一徐  
無山中曰君讎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  
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  
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  
看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  
鳥堂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  
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栢爲人  
伐高墳互低昂頽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  
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  
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看顏我欲觀其人晨  
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  
意取琴爲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畱  
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  
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  
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  
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  
不合意永爲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爲君作此詩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  
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  
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  
幽州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  
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  
得吾行欲何求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  
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  
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雜詩 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  
常身落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  
酒聚比隣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  
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  
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  
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  
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爲三春蕖今作秋  
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  
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  
相保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  
晚眠常早熟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  
壟用此空名道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  
遠翥在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  
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

陶集  
五  
曳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  
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  
此事求我盛年歡自二十一至二十九為盛年一毫無復意  
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  
月駛有子不畱金何用身後置

按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

甲寅 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集緇

素於山西巖下結白蓮社及是秋命劉

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事其間譽望

尤著者號社中十八賢劉遺民張詮雷次宗宋炳周續

之張野等預焉時秘書丞謝靈運負才傲物一

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

池植白蓮以規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雜

拒之中書侍郎范甯守豫章遠公移書

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世緣也

靖節與遠公雅素寧為方外交而不願

齒社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  
不可訕靖節一日謁遠公甫及寺外  
聞鐘聲不覺輦容遽命還駕法眼禪師  
晚參示衆云今夜鐘鳴復來有何事若  
是陶淵明攢眉却迴去張商英詩云虎  
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  
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畧  
不可人意遠公居山餘三十年送賓  
游履常以虎溪爲界他日偕靖節簡寂

禪觀主陸脩靜語不覺過虎溪數百步  
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石恪遂作  
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社圖李元  
宗紀之足標一時風致云

時偉按前人論此詩爲先生五十歲作  
似屬太拘而年譜不載甲寅年下誠爲  
有見且傳會廬山遠公事而詩中無一  
句及之其不相蒙如此又高僧傳稱遠  
公持律精苦而此云作詩博酒不太多



事乎至拒靈運邀豫章紛紜簡擇何以  
爲遠公竊疑好事者爲之非當時故實  
也然東坡云遠公沽酒飲陶潛或通人  
方外真有不復拘拘者耶而曰沽差近  
人矣 張商英詩何足稱引及觀宋史  
本傳云商英初媚溫公已而背叛力請  
仆碑毀冢至懟宣仁比之呂武而導哲  
宗以讎祖母豈惟章蔡之鷹犬抑亦古  
今之獍梟方知護法一論未是彼中龍

象也又烏言虎溪之趣哉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  
長陌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白素標插人頭前  
塗漸就窄家爲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客去欲何  
之南山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  
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麗

縠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  
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

山谷云正爾不能得廼當時語改正作  
止甚失語法

其九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  
時遷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  
悵念常餐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  
替絕音寄斯篇

其十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  
東岷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  
來淹已彌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  
載暫爲人所羈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  
塵梁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鳴清池涉  
暑經秋霜愁人難爲辭遙遙春夜長

其十二  
嫋嫋松標岬婉變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  
可倚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

詠貧士 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  
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  
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  
存已矣何所悲

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  
北園傾壺絕餘瀝闕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  
昃不遑研閒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  
懷賴古多此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屨清歌暢  
高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敝襟不掩肘藜  
羹常乏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

辯乃不見吾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餽吾不酬一旦壽命盡敝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哭之畢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

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謚爲康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千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其謚曰康不亦宜乎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卽日棄

其官芻蕘有常溫採菘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  
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  
閭清節映西關

漢書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  
無行迹謂其已死入見安偃臥問其故  
答曰大雪人乏食不宜干人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  
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寔

由罕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以  
拙聊得長相從

張仲蔚所處蓬蒿没人閉門養性時人  
莫知惟劉龔知之

其七

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  
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  
爲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  
難邈哉此前脩

陶集  
風俗通潁川黃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其清可知○陳壽吳志黃蓋傳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

詠二疏

并序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卽日上疏乞

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

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  
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詠三良 并序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歿  
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爲殉國人哀之賦

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  
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  
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

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  
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  
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葛常之曰黃鳥之詩序者謂國人刺繆  
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王  
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  
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  
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  
爲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

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  
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  
於前衆驅之於後爲三良者雖欲不死  
得乎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  
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  
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  
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  
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與柳子之  
論合然坡公過秦穆墓詩乃云穆公生

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  
知三子狗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羸招集百夫良歲暮得  
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  
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  
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  
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陶集  
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  
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  
主正怔營惜哉劔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  
沒千載有餘情

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  
水之上 魯句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  
惜哉其不講於刺劔之術也

讀山海經

十三首

其一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  
吾廬旣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  
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  
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周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發古  
冢所獲書也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

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之丘郭璞註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爲天子謠曰云云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

乘一來游

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爰有滄流其清洛洛平圃卽玄圃滄流上音逢 穆傳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

其四

丹木生何許乃在峯音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

見重我軒黃

山海經云崆峒山上多丹木黃花而赤實食之不饑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爲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爲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其六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爲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註云扶桑在上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  
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  
得王母心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上其樹如栢  
葉皆為珠 桂林八樹在番禺東八樹  
而成林言其大也 載民之國爰有歌  
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  
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  
考豈渠央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  
色壽不死

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  
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  
竟在身後

陶集  
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山海經云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曾絃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無善本爲恨因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

銜于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于戚  
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  
畫相近無足怪者因思宋宣獻言校書  
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馭違帝旨窳窳軋強能變祖江  
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  
鷄鷄豈足恃

山海經云鐘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鷄

音殺祖江於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鷄  
化為大鷄鼓亦化為鷄鳥見即其邑大  
旱 窳窳龍首居弱水中注云本蛇身  
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其十二

鷓鴣當作鷓鴣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生世當  
時數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  
生不以喻君子

山海經云柜山有鳥其狀如鷓其名曰

鴉音洙見則其縣多放士注放逐也青丘  
之山有鳥狀如鴉

其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鯨重華爲  
之來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  
復何及哉

擬挽歌辭

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

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  
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  
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  
能嘗殺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  
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

一本有荒草無人眠

極視正茫  
茫二句

一朝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其二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  
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嶢嶢馬爲仰天鳴風  
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  
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  
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  
寓意騁辭成於暇日寬攷次靖節詩文  
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纊之際  
者辭情俱達尤爲精麗其於晝夜之道

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  
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  
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  
之附于卷末

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  
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月相符知挽辭乃  
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  
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  
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會端伯曰秦少游



陶集  
將亡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可知矣

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爲挽歌每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袁山松遇出游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爲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

按蘇劉皆不和豈畏死耶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

歎息

淵明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

喬雲駕庶可飭

惜之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

霜露豈不切務從忘愛翼

循之

高柯濯條幹遠

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

淵明

四時

此顧凱之神情詩類文有全篇然顧詩首尾不類獨此警絕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暉冬嶺

秀孤松

許彥國詩話曰此顧長康詩誤入彭澤集

劉斯立曰當是凱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雖顧作淵明摘出四句可謂善擇矣

問來使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  
中山中酒應熟

西清詩話曰此節獨南唐與晁文元家二本有之

東澗曰此蓋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詩而偽為之

陶靖節集卷之四

陶靖節集卷之五

賦 詞 傳 記 疏 祭文

感士不遇賦 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  
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  
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  
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僞  
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  
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已

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  
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  
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  
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  
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  
遂感而賦此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  
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  
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

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  
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  
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  
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  
莫爲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  
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  
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筭  
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  
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哀哉士之

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祇脩以自勤豈  
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  
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愍馮叟於郎署賴  
魏守以納計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  
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傳之秀朗紆  
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  
哲人之無偶淚淋漓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  
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  
投老以長饑回早天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擲悲

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  
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  
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  
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志於戚豎竟  
尺土之莫及畱誠信於身後慟衆人之悲泣商  
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胡  
害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  
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  
之非榮豈縕袍之爲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

而歸止擁孤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韻語陽秋曰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狹長尺四寸濶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擊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蓋古戲也

閑情賦

并序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

綴文之士奕代繼作竝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閣多暇復染翰爲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

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  
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  
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  
之爲讐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  
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  
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  
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溫涼之異氣或脫故  
而服新願在髮而爲澤刷玄鬢於頽肩悲佳人  
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爲黛隨瞻視

以閒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在莞  
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  
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  
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  
而西東悲高樹之多陰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  
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  
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凄飈於柔握悲白露  
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  
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

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  
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  
之有覲交欣懼於冲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悄想  
以空尋歛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  
以志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  
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  
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  
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飄而不安若憑舟  
之失棹譬緣岨而無攀於時畢昴盈軒北風淒

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  
於素階雞歛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  
以閒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  
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

而不我畱時亦  
奄冉而就過

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

宋本云  
行雲逝

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  
誦邵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憇遙情於八遐

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

賦○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



陶集  
好色而不淫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  
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歸去來兮辭

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  
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  
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  
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  
苦遂見用於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  
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

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  
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  
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  
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  
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  
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  
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  
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

陶集  
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  
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  
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  
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  
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  
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  
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  
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  
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棹孤舟既窈窕  
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  
而始流始音試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  
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  
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  
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  
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扶老藤也見後漢書蔡順傳註又談助云叩竹可爲杖謂之扶老

歐陽文忠公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

朱文公曰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

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淵明歸去來辭云銚無儲粟

此翁平生只於銚中見粟也耶

五柳先生傳

并贊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畱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味其  
言茲若人之儔乎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  
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藝苑雌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  
五株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  
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  
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家百里  
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

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淵  
明本傳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卽  
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  
柳誤也

茗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  
潘岳河陽一縣花皆誤用也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并贊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  
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

武昌新陽縣子孫家馬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

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旣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旣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脩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寔故應尚德之舉大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

笑喜哀之得君奇君爲哀之所得乃益器焉舉  
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  
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  
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參佐畢集  
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竝著戎服有風吹君  
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  
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  
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  
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

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  
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  
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  
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  
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  
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  
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  
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  
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

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  
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  
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  
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  
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  
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  
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  
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  
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伎絲不如竹

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  
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  
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  
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爲時  
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  
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此傳懼或乖  
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  
薄云爾

贊曰

孔子稱進德脩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  
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  
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桃花源記

并詩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  
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  
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  
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

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  
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  
悉如外人黃髮垂髻竝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  
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  
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  
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  
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  
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  
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



陶集  
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  
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  
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  
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  
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  
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  
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曠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  
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

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勵雖無紀曆誌四時自  
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  
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  
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唐子西曰唐人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  
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淵明雖無紀曆  
誌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尚不知  
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

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

陶集  
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

已化爲爭奪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

胡仔曰東坡此論蓋辯證唐人以桃源爲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論合

時偉按漁人太守記初不言姓名而註自添足非原有姓名而以不道破爲妙也南陽劉子驥何嘗不道姓名至妄指

陶集  
卷五  
七  
桃源山妄作桃源經從空虛中迷謬執  
著夢中說夢不特甚解之過○文字清  
空千年絕調醉鄉毛穎祖之而不免結  
撰矣帛道猷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  
李太白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彷彿  
此境王摩詰牛羊自歸村巷童穉不識  
衣冠殊勝其桃源行

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

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  
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  
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  
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  
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  
感儒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  
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  
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  
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

五六月中北窻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  
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  
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  
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  
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  
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  
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  
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  
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

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凡音稚春晉時  
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  
復何言

王霸傳霸字儒仲列女傳霸少立高節  
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  
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  
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而久臥不起  
妻怪問其故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

陶集  
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  
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  
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  
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  
耕以養旣耕安得不黃頭歷齒奈何忘  
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  
是哉遂共終身隱遯○嵇康高士傳求  
仲羊仲皆治車爲業挫廉逃名蔣元卿  
之去兗州還杜陵荆棘塞門舍中有三

徑不出唯二人從之游時人謂之二仲

○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子逃世耕於蒙  
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王使人聘  
以璧帛不來王遂駕至老萊之門老萊  
方織畚王曰願先生臨之老萊子曰僕  
山野之人也不足以守政王復曰願終  
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有間其  
妻戴畚挾薪而來謂老萊子曰是何車  
跡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使吾守楚

國之政妻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  
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  
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  
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祿此皆人之所制  
也居亂世而爲人所制能免於患乎老  
萊子遂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  
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酌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

日月寢疎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  
遺孤肴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  
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尚孺嬰我年  
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  
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  
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做我聞爲善慶自己蹈  
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罹天罰兄弟  
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  
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

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  
如何一往終天不返戚戚高堂何時復踐藐藐  
孤女曷依曷恃笑笑遊魂誰主誰祀奈何程姝  
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  
云窆永寧右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  
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  
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我弟有操有槩孝發

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  
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  
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  
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  
上藥夕閒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  
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  
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  
相及齟齬竝惟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  
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

陶集  
相開以顏豈不多之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絲  
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  
常願携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  
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  
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  
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  
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  
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  
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

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  
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  
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  
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  
音愈漠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  
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  
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



陶靖節集卷之五  
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  
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  
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致百年惟此百年夫  
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  
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粹  
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  
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  
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旣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  
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  
耻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  
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寔難死  
如之何嗚呼哀哉

東坡曰淵明自祭文出妙語於續息之  
餘豈涉死生之流哉

陶靖節集卷之五

陶靖節集卷之六

傳贊述

天子孝傳贊

虞舜

夏禹

殷高宗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聞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憂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  
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  
海

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  
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  
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

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  
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

周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  
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  
憂行不能正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  
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  
化自近至遠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  
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贊曰

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瘖

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魯孝公

河間惠王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

道通於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

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寔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宮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

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

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

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孟莊子

穎考叔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儻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減喪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

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孝况終身乎

穎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  
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

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

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

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旣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

患及者未之有也

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

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牀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

顯允羣士行如名鈞成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廉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債以致甘煖和顏悅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

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

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

異行

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抱棺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

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



陶集  
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委推財與  
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爲難况童齒亂孝於自然  
可謂天性也

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  
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  
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  
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  
孝於其親而智勇竝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

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存  
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扇上畫贊

荷篠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長公 丙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  
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

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群至矣於陵養氣浩然  
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  
不能高謝人間岌岌丙公望崖輒歸匪驕匪吝  
前路威夷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  
究微孟嘗游學天網時疎眷言哲友振褐偕徂  
美哉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翳翳  
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盼有儔飲河既足  
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游

讀史述

九章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  
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  
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

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  
揮劍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日匪賢俱映日月共餐至言慟由  
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

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鵬獻辭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  
居災伎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  
百年汗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爲我異歛轡

陶靖節集卷之六  
竭來獨養其志寢迹窮年誰知斯意

東坡曰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  
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

陶靖節集卷之六

卷十